

臥龍生精品卷之五
天涯俠侶二

二
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五

天涯侠侶二



卧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二二 一雄独醒转乾坤

白惜香道：“好！治给你们瞧瞧。”

双手在林寒青前胸上一阵弹动，林寒青突然睁开了双目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白惜香，我们照你吩咐，练过十遍之后呢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退出江湖，不再过问你们的事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只怕你说了又是不算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难道要我立誓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最好能立个重誓，以增我等一点信心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们依照我的吩咐口诀，练了十遍，我不退出江湖，天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怎么不敢立誓么？”

李中慧道：“做贼心虚，我瞧咱们不要听她摆布了，倒不如和她拼上一场，死也死得轰轰烈烈。”伸手抓过长剑。

白惜香道：“慢着，有两句话，我必得先要说，然后再立重誓不迟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如是两位之中，有人邀请我重入江湖，那又该如何？”

西门玉霜望了李中慧一眼，暗道：如是真的有人请你，决然非我。

只听李中慧道：“如若真是我等求你，是那又当别论了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除了你们两人之外，别人请了我也不算。”

李中慧道：“好！就此一言为定，小妹就是非死不可，也不会再求你白姑娘了。”

白惜香双手又在林寒青身上弹动了一阵，林寒青突然站起了身子。

只听白惜香道：“两位习我魔功十遍，白惜香如不退出江湖，天诛地灭！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三花聚顶，气起督脉。”

西门玉霜说道：“我不信世间当真会有自促死亡的武功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自然是不会了，我白惜香在短短半年时光中，能够从一个不解武事的人，练到如此成就，就是靠此等速进奇功，两位只管放心练习就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斜斜举起了左手，接道：“各位请学我模样。”说完，突然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这一招叫作‘拈花微笑’，右手平胸，五指半屈半伸。”

西门玉霜和李中慧只好依照她模样施为。

但白惜香左手缓缓折回，按在前胸，前身缓缓向前探出，笑道：“我这魔功，每一招都有着一个艳丽动人的名字，这二招名叫作‘西子捧心’。”

说话之间，微微一颦柳眉儿。

西门玉霜、李中慧同时感到凝聚在督脉的真气，突然逆向胸前冲来，而且来势汹汹，莫可遏止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白惜香不容两人有思考的机会，立时又变换招式，口中说道：“快看这一招。”

右手举起，左手托在右肘之上，侧身斜斜向右侧倾去，接道：“这一招叫作‘倚栏待君’。”

西门玉霜、李中慧在真气逆冲之下，情绪未稳，不觉间依照施为。只见那逆向前胸的真气，突然间折入奇经，但去势缓慢，若有若无。

白惜香突然举起双手，高举过顶，纤指相结，翻身放在脑后，道：

“这一招叫作‘贵妃伤春’。”

这时，李中慧和西门玉霜在白惜香连番摆布之下，似是已无法控制那流动的真气，觉着由奇经重又折回十二重楼，直逼玄关。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双手突然向前伸出，道：“这一招叫‘送君千里’。”

紧接着脸上一变，肃然接道：“最后一招名字不雅，叫作‘地狱有门’。”

双手突然一收，交着外转，缓缓站起。

西门玉霜和李中慧，依言施为，站了起来。

白惜香道：“两位有何感觉？”

西门玉霜冷冷说道：“不过尔尔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这是第一遍，如若两位能够再作九遍，我白惜香，就要退出江湖了。”

西门玉霜道：“又有什么不敢？”

突然林寒青高声叫道：“两位不可中了她激将之法！”

可惜他说得迟了一步，两人已然一招招地作了下去。

那知一作之下，竟那如渴骥奔泉一般，一口气连了下去，直待做完了“地狱有门”，才停了下去。

白惜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第二遍了，再作八遍，你们就算大获全胜。”

林寒青急叫道：“两位姑娘，万万不可上了她的当，她这九魔玄功，乃一种极为恶毒的工夫，只要习过之后，那就永远无法歇止，终日要习此武功。”

白惜香只是微微冷笑，并未干预林寒青泄露隐密。

西门玉霜道：“林兄，如若白惜香能够练习，我们为何不能习得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详细内情，我就知道了。但却知道这武功不能练习，两位千万不可因一时的好胜，中了她的鬼计。”

西门玉霜只觉腑内的真气，在经脉中的胡窜乱撞，大都是平日里真气难以到达的经脉，不禁心中微生震骇，暗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难

道练武还会当真的练出重伤毛病不成？

凝目望去，只见李中慧紧蹙柳眉，看样子李中慧身受的痛苦，似是并不在自己之下。

只听白惜香说道：“如若两位觉出身体不适，那就请快些运气调息，免得真气走入奇经，凝结成伤。”

李中慧似是首先抵受不住，依照白惜香传授的招式，作了起来。

西门玉霜勉强忍耐了一阵，亦不自禁的照样习练起来。

白惜香回顾了林寒青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可瞧见了么？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瞧见什么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她们都已经情不自禁了。”

林寒青冷笑一声，突然放腿向李中慧行了过去。

他心知此刻，如想阻止两人，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先点了两人的穴道。

白惜香怒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林寒青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你如想妄动她们两人，那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此刻如若不救两人，只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一面运气戒备，防备白惜香突起施袭，右脚大跨一步，左手却疾向李中慧肩头穴道拍去。

白惜香怒喝道：“试试我的夺魂梭子镖滋味如何？”

林寒青身子一闪，向旁避开。

回头看去，竟是空无一物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正待喝问，忽觉有一股暗劲，撞了过来。

林寒青猝不及防，吃那暗劲撞得踉跄退了四五步，才站稳脚步。

白惜香一掌震退了林寒青，冷冷说道：“就凭你这点武功，难道还能救得两人么？哼！不自量力。”

林寒青暗中一提真气，觉得伤处，并不严重，还有再战之能，当下说道：“西门玉霜和李中慧，与你何仇何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们？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她们两人，都是我的情敌啊！她们两个人死了之后，你就非得娶我不可。”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就是世上的女子全都死去，我也不会娶你。”

白惜香道：“为什么？我那里不如人了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似你这般恶毒的女人，人人视如蛇蝎，就是你美绝人寰，也无人娶你。”

白惜香笑道：“怎么，难道除了你，我就嫁不出去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也许这世上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娶你，但我林寒青却是不敢领教。”

白惜香缓缓站了起来，盈盈一笑，直对林寒青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忘记了咱们过去的山盟海誓，你已答应娶我了。”

烛光下，只见她脸上情爱横溢，一对圆大的眼睛中，暴射出无限深情。

这一瞬间，白惜香似是恢复了过去的娇弱柔媚，慢步地行来，心中似有着无限娇怯。

林寒青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白姑娘。”

白惜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现在清醒了么？”

白惜香道：“我一直很清醒啊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就快些放开她们吧！”

白惜香柔和的目光，移注到西门玉霜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缓步向前去，将要行近西门玉霜身前时，突然举起双手，捧住小腹，缓缓蹲了下去。

林寒青大步行了过去，伸手扶住了白惜香，道：“白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

白惜香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很好。”右手一挥，推开了林寒青。

林寒青目光一和白惜香目光相触，不禁一呆。

原来，白惜香那柔和的目光，此刻，突然间又恢复了恶毒神色，脸上是一片冰冷，目光中是一片恶毒。

林寒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姑娘……”

白惜香冷冷接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你不是答应放了她们么？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？”

白惜香闭上双目，肃然而立，不答林寒青的问话。

林寒青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这人怎么了，忽喜忽怒，冷热无常。

仔细瞧去，只见白惜香胸前微微起伏，似是正在运气调息。

林寒青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起来，她似是正在运气调息。她自习练那魔功之后，人性完全改变，和过去的白惜香已然全不相同，我何不趁此机会，出手点了她的穴道，然后再作打算。

心念一转，悄然向白惜香行了过去。

他心中明白，此刻白惜香的武功，已非自己能敌，如想一击成功，必得施行暗袭，目下情势迫急，此举虽非光明，那也只好权宜行事了。

缓步逼近到白惜香的身侧，白惜香仍是毫无所觉，当下举起右手，一指点了过去，正中白惜香右肩井穴。白惜香身子摇了两摇，一跤向下倒去。

林寒青迅快地伸出手去，接住了白惜香的身体，缓缓放了下去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李中慧和西门玉霜，仍在不停地习练白惜香传授的武功，心中大生震骇，暗道：这九魔玄功如此厉害。大步行向李中慧，点了她的穴道，又转身点了西门玉霜的穴道。只见两人停下动作，向后倒了下去。

船舱突然静了下来，只余下荧荧火烛，相伴着林寒青。

林寒青长长吸一口气，缓缓吐了出来，望着三个倒卧在船舱的少女，心下暗自想道：自下武林中的诸般纷争，都在这三位姑娘身上，我如能狠得下去，把这三位姑娘，一齐抛入江中，虽然未必能使武林中的纷争完全平息下来，至少不似现在这般尖锐……

但转念又想：三女都对自己有着很大恩德，很深的情谊，就是李中慧和西门玉霜习练白惜香的魔功，也是为了拯救自己，但眼下惟一可杀的人，是这白惜香了。

只觉脑际中灵光闪动，又一个新的念头，泛上心头，忖道：西门玉

霜挟绝世武功，和惊人才华，网罗了无数高手，准备在武林中造成一番杀劫，惟一能使她心生畏惧的，就是白惜香。如若我杀了白惜香，天下再无她畏惧之人了，那时，她为所欲为，整个的武林道上，再也无人能阻止于她，定要被她闹一个天翻地覆，尸骨如山，血流成渠，留下白惜香的性命，可保江湖上一种微妙的均势，那西门玉霜心有所惧，就不敢闹得太厉害了。

至于说那李中慧，除了名心过重，稍嫌自私之外，更是想不出该杀她的理由了。

心念一转，只觉三人无一可杀，无一该杀，不禁为之茫然，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这江湖间的是是非非，当真是难以辨别。”

只听舱外传进来香菊的声音，道：“姑娘啊！风停雨收，秋月重明，但江流仍是湍急，浊浪滚滚，一望无际，不知置身何处。”

林寒青心中忖道：白惜香习练魔功，练得性情大变，香菊、素梅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

大约是香菊不闻白惜香回答之言，心中动了怀疑，接道：“姑娘啊！刚才风浪甚大，不便打开舱门，此刻风浪已小，也好让素梅姊姊进入舱中，敷点药物。”

林寒青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我如不应，只怕要启动二女的怀疑之心，如若相应，又恐露出马脚。

正为难间，突闻蓬然一声，舱门突然大开，香菊长发披散，衣服滴水，手执长剑冲了进来。

林寒青一提气，手握参商剑把，凝神戒备。

香菊目光转动，打量了舱中形势一眼，道：“林相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我点了她们三人的穴道。”

香菊奇道：“你点了她们三个人的穴道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姑娘如是不信，那也只好由得你了。”

香菊茫然说道：“真把我瞧糊涂了，你点了她们三个人的穴道，究竟是在给哪个帮忙啊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谁也未帮。”

香菊蹙起了柳眉儿，道：“唉！你又把我说糊涂了，快些解开姑娘穴道，问问她就明白了。”

林寒青横跨一步，拦住了香菊的去路，道：“不行，此刻谁的穴道，也不能解。”

香菊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们三人，只要解开一个人的穴道，另外两人非要被那人杀死不可，因此在下不许你解开那白姑娘的穴道。”

香菊一皱柳眉儿，道：“如若我一定要解呢？难道你要和我动手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姑娘一定要解那白姑娘的穴道，必得先胜了在下手中之剑。”缓缓从怀中拔出参商剑来。

香菊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就要作我们姑爷了，怎的一点也不怜惜我们姑娘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的事。”

香菊奇道：“我和素梅姊，明明听到姑娘亲口所言，难道还会有错不成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没有错，不过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”

香菊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！婚姻大事，难道也可以开玩笑么？这般变来变去，实叫人思解不透了，你如没有答应，难道我们姑娘还会自说自话不成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在下确曾说过娶她之言，但那时她是白惜香，一个才智过人、风华绝代的好姑娘。”

香菊接道：“但此刻她不是比过去更漂亮了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但那只是一具虚有其表的躯壳，一个娇媚动人的魔女，残酷、阴险……”

香菊怒声接道：“住口！她对你一往情深，你竟用这恶毒之言骂她，痴心女子薄情汉，果然不错。”

林寒青细察香菊神态，除了较昔年稍为懂事一些，并未改变，当

下语气一缓，说道：“你和那白姑娘日夕相处，难道就没有发觉她变了么？”

香菊道：“自然是早发觉了，但她对我们情义深重，就算是她变得再坏一些，我们也是她的丫头啊！”

林寒青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姑娘义风侠气，在下十分敬服。”

香菊接道：“那你就解开她的穴道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此事万万不能。”

香菊怒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可知道我和素梅姊姊为什么对你敬重么？为什么铺床叠被地侍候你么？”

林寒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是感激莫名。”

香菊道：“我不要你感激，只要你说出来为什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

香菊道：“好！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家姑娘，对你喜爱，我和素梅姊姊，都把你当作了未来的姑爷看待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论姑娘要如何责备我林寒青负情薄义，骂我心如铁石，在下都愿忍受，只是不许你解开那白惜香的穴道。”

香菊长剑一挥，道：“除非林相公有能把我和素梅姊姊，全都杀死于此舟之上。”举步直行过来。

林寒青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姑娘再要向前逼进，在下只好出手了。”

香菊长剑一扬，一招“天女挥戈”，刺了过去。

林寒青短剑上撩，当的一声，封开了香菊刺来一剑。烛光下，只见香菊的手中长剑，裂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。

林寒青冷冷说道：“在下手中兵刃锋利，姑娘要多多小心了。”

只听舱外传进来素梅的声音，道：“不要打，有话好说。”

香菊收剑跃退，说道：“姊姊，他点了姑娘的穴道，又不肯让我出手解穴。”

素梅左手断去一指，衣服上的血迹斑斑，她撕下了裙子一角，缠在左腕和伤口之上，缓步走了进来，道：“林相公，我家姑娘待你不薄

啊！”

林寒青道：“如若她还是过去的白惜香，姑娘断去一指，她岂会坐视不问？”

素梅长发披垂，脸色惨白，显然是伤后未得及时敷药，失血过多之征。

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家姑娘变了，但她仍然是小婢们的姑娘啊！林相公，当今之世，也许只有你可以劝她回头。”

林寒青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成，我看她着魔已深，早已不可理喻，谁也劝她不醒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你能，这世间只有你一个人，小婢已经想了很久。”

林寒青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她打我一掌，使我受伤不轻。”

素梅道：“那是她神智受制于一种魔功时。如是她醒了，能摆脱那魔功的控制，仍是仁慈柔善的白姑娘。”

林寒青想到适才一刹情景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她几时可以清醒？”

素梅道：“小婢们眼看她习练魔功，看她性格大变，如是别人，早已是无可救药了，但我家姑娘的情势有些不同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有何不同？”

素梅道：“她绝世才华，人所难及，虽然魔功所制，但一点灵光，始终不昧，她在习练魔功之初，曾对小婢讲过几句话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讲的什么？”

素梅道：“她说，如若她此刻死了，必然留给武林中无限怀念，千百年后，也许还会有人谈起她。如是她修习魔功，活了下去，必然性情大变，倒行逆施，为害江湖，定然要留下了千古臭名，此时处境，实是生不如死……”

她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那时，我和香菊妹妹，曾经再三恳求于她，让她修习魔功，我们在她面前立下重誓，不论她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姊妹都追随她的身侧，决无怨言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唉！你们主婢情深，那也难怪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我们姊妹苦苦相求，姑娘并未答应，但她为了你林相公才活下去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为我？”

香菊接口说道：“不错啊！她对我和素梅姊姊说，如若她死了，你也无法在武林中一展抱负，为了你，她应该活下去。”

素梅接道：“她在生死交关之际，念念为你，为你可生，为你可死，这情意是何等深重啊！无数古今多情人物，有谁能及得白惜香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可是她此刻着魔已深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，能够使她恢复神智呢？”

素梅道：“办法倒有，只看林相公有没有这份耐心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只要确实能够救她于魔境之中，不论受何等痛苦，我林某都无怨言。”

香菊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嗯！不错，也不亏我家姑娘慧眼识人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要在下如何效力，两位姑娘只管吩咐吧！”

素梅道：“就小婢默察，姑娘修习魔功后的情形，似是有一定的清醒时刻……”

林寒青接道：“刚才她也似有着片刻清醒，但那时间太短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每一天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她总是那一刹那的清醒，但七日之内，她却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清楚，那时，她必要让小婢们把她七日内所作所为，很仔细地说给她听，听到伤心之处，不禁失声大哭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清醒时刻，大约有好长时光？”

素梅道：“大约一盏热茶工夫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那也很短啊！”

素梅道：“但林相公如能删繁从简地讲几句衷心之言，那已经足够了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就算她在清醒之时答应了下来，但事过境迁之后，她又恢复此刻性情，又有何用？”

素梅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可知道世间并没有人能救得

我们姑娘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是啊！那不是白费心力么？”

素梅道：“但她能够自救。”

林寒青茫然应道：“自救。”

素梅道：“不错，当今之世，无一人能够有她那样的智慧，亦无人能及她胸罗的博广，自然是没有人能够救她了，除了她自救之外，别无可想之法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她如有能自救，只怕也不会陷入魔境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这是两件事情，岂可混为一谈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怎么是两件事呢？”

素梅道：“她所以修习魔功，只是为了活命，明知要陷入泥淖，却又不得不习。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刻她是为恢复人性，明知改去所习魔功危险甚大，也不得不冒险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时间如此短促，只怕成功之望不大。”

素梅道：“走一步算一步吧！那时，如是无人能劝得住她，再行设法不迟。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答应了两位姑娘之求，此刻也不能解她穴道。”

素梅道：“如若不解开她的穴道，不知她是否还会有清醒之时？”

林寒青回目望了李中慧和西门玉霜一眼，道：“如若解开她的穴道，只怕这两位姑娘，立刻就要伤在她的手下。”

素梅道：“如依相公之见呢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在下之见，先把两位姑娘送到他处，然后再解开她的穴道。”

素梅道：“可是放了她们么？”

林寒青道：“不错，先放了她们，咱们亦好安心救助白惜香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江流茫茫，一望无际，此刻不知置身何处，四周不见渔舟，如何的一个送法呢？”

这时，太阳已经升起，一道金黄色的阳光，透射入舱。

林寒青很想走到舱外瞧瞧，但又怕自己离开之后，二女解了白惜香的穴道，不敢离开。

忖思之间，突觉船身打了一个旋转，紧接着传过来一个粗豪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船上连一个活人也没有了么？”

香菊怒道：“什么人说话如此难听，我要先去教训他一顿再说。”

身子一侧，飞跃出舱。

素梅高声叫道：“香菊妹妹，不可造次。”紧随着追出舱去。

林寒青眼看二女出舱，也随着奔出舱去，回手带上了舱门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艘大船，迎面行来，四只竹篙由那大船上面伸出，抵在自己乘坐之舟的船头上。

香菊已然奔至船头，正想发作，却被素梅及时赶到阻止。

二三 金冠紫袍剑王子

林寒青站在舱门口处，仔细看那大船，船尾两侧，各有六个黑衣大汉摇橹，是以虽在湍急的江流之中，仍然溯江而上。

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原来是两个小姑娘，摇船的舟子那里去了？”

素梅道：“我们半途遇风，舟子落水，舵断橹折，无法控制，只好让它顺流而下了。”

那宏亮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十里之外，就到了暗礁渡，江面狭窄，暗岩处处，船上无橹无舵，如不撞上礁石，那才算是奇闻怪事了。”

素梅道：“舟子落水，船上只有我们几个不会水的丫头，还望大叔行个方便，带我们一程如何？”

林寒青暗道：“这丫头聪明伶俐，讲起话来，如此之甜，在这半年之中，增长了不少心机。”

只听那宏亮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们要到何处？”

素梅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也不便太过打扰大叔，只望能把我们带到一处可以停身所在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但闻那沉重的声音，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带你们一程，倒是无关紧要，不过你们船上有些什么人物，我等必得先行查看清楚才行。”

林寒青本已行在舱门口处，闻言又退回船舱之中。

只听素梅说道：“我们船舱之中，都是妇道人家，大叔最好是不要查看了。”

那宏亮的声音说道：“不行，非得查看不可。”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“这些如若不是武林人物，还则罢了，如是武林人物，看到西门玉霜和李中慧等三人，难免出手解她们的穴道。这三个人之中，只要有一人被解开穴道，势必要闹得天下大乱不可。”

心中念头转动，耳际间已响起了沉重的步履之声。

林寒青心中大急，随手关上了舱门。

但闻素梅说道：“大叔，舱中实在不便。”

话还未完，蓬然一声，舱门大开。

林寒青心中暗道：果然是武林人物。右手一挥，一股暗劲涌了过去，大开的舱门，重又关了起来。

那人一只脚，已然伸了进来，眼看木门关了上来，只好重又收了回去。

那木门还未关上，舱门又是一股暗劲涌来，那关闭的木门，忽然又向舱内推开。

林寒青一时间想不出适当之法，右手一探，又是一掌推出。

这一掌用力过甚，哪知对方竟然也同时劈来了一掌。

这舱门乃木板做成，如何能禁得两人内力推撞，只听啪啪两声，木门裂成两半。

一个大汉，身子一侧，冲入舱中。

林寒青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躯高大，留着五络长髯的大汉，一脸肃穆之容，当门而立。

那大汉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倒卧地上的白惜香和李中慧等一眼，目光又转注到林寒青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林寒青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护院教师。”

素梅接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府中的教师，护送三位小姐……”

那大汉冷笑道：“臭丫头把老夫看成了何等人物，这三位姑娘身侧都有兵刃，分明都是会武功的人物。”